

許友根 著

《登科記考補正》考補



南京大學出版社



九江学院图书馆



1514002

1571233

江蘇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（項目批准號：07JYC010）
鹽城師範學院教授博士科研基金項目（項目批准號：10YSJB0103）

許友根 著

《登科記考補正》考補

不外借

17691.342

九江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23131

南京大學出版社

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《登科記考補正》考補 / 許友根著. —南京:南京大學出版社, 2011. 12

ISBN 978-7-305-09525-2

I. ①登… II. ①許… III. ①科舉制度—研究—中國—唐代 IV. ①D691.34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1)第 282794 號

出版發行 南京大學出版社
社 址 南京市漢口路 22 號 郵 編 210093
網 址 <http://www.NjupCo.com>
出 版 人 左 健
書 名 《登科記考補正》考補
編 著 許友根
責任編輯 郭錫健 吳 汀 編輯熱線 025-83686531
照 排 南京南琳圖文制作有限公司
印 刷 鹽城市華光印刷廠
開 本 787×960 1/16 印張 21.75 字數 381 千
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305-09525-2
定 價 43.00 元
發行熱線 025-83594756 83686452
電子郵箱 Press@NjupCo.com
Sales@NjupCo.com(市場部)

* 版權所有,侵權必究

* 凡購買南大版圖書,如有印裝質量問題,請與所購圖書銷售部門聯系調換

目 錄

第一章 《登科記》研究的學術史回顧·····	1
第二章 《登科記考補正》史料溯源(上) ——引用墓誌、方誌史料分析·····	25
第三章 《登科記考補正》史料溯源(下) ——引用唐史研究基本史料分析 ·····	72
第四章 《登科記考補正》史料辨析·····	103
第五章 《登科記考補正》史料增補(上) ——年份可考科舉人物史料增補·····	129
第六章 《登科記考補正》史料增補(下) ——年份無考科舉人物史料增補·····	196
第七章 《登科記考補正》關鍵詞語解讀·····	243
第八章 《登科記考補正》標點校勘錯誤·····	270
附 錄	
附錄一 《登科記考補正》姓氏索引·····	307
附錄二 《〈登科記考補正〉考補》人名索引·····	310
主要參考文獻·····	339
後 記·····	343

第一章

《登科記》研究的學術史回顧

唐代科舉設科考試以選拔人才，主要科目有秀才、進士、明經等，《登科記》是一種專門載錄科舉考試中科目、試題、試卷、及第者姓名以及有關詔令奏疏等內容的書籍。清人徐松彙集唐宋以後有關唐五代登科者的文獻資料，著成《登科記考》一書，今人孟二冬對民國以來研究考證《登科記考》的情況進行了梳理歸納，著成《登科記考補正》一書。

一、《登科記》

據現存史料，“登科記”一說最早見於唐人封演《封氏聞見記》，“故當代以進士登科為登龍門，解褐多拜清緊，十數年間，擬跡廟堂。輕薄者語曰：‘及第進士，俯視中黃郎；落第進士，揖蒲華長馬。’‘進士初擢第，頭上七尺焰光。’好事者紀其姓名，自神龍以來迄於茲日，名曰《進士登科記》，亦所以昭示前良，發起後進也。”^①又云：“余初擢第，太學諸人共書余姓名於舊紀末。進士張繹，漢陽王東之曾孫也，時初落第，兩手奉《登科記》頂戴之，曰：‘此《千佛名經》也。’其企羨如此。”^②封演曾為太學生，唐玄宗天寶末年舉進士及第^③，累官屯田郎中，代宗大曆六、七年左右權知邢州刺史，歷檢校吏部郎中，兼御史中丞。《封

① 唐 封演：《封氏聞見記》卷三《貢舉》，載《叢書集成初編》第 0275 冊，第 22 頁。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 年。

② 唐 封演：《封氏聞見記》卷三《貢舉》，載《叢書集成初編》第 0275 冊，第 22—23 頁。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 年。五代王定保《唐摭言》卷十載此事略有不同：“張倬者，東之孫也。嘗舉進士落第，捧《登科記》頂戴之曰：‘此即千佛名經也。’”參見《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》下冊，第 1661 頁。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0 年。

③ 《新唐書》卷五八《藝文志》云：“封演，天寶末進士第。”《登科記考》卷九以此為據繫封演為天寶十五載(756)進士。

氏聞見記》是封演編寫的一部有關舊聞考證、軼事掌故、典章故事、遺聞雜記之書。據該書所載，唐中宗神龍年間（705—707）即有《登科記》，或曰《進士登科記》流傳於民間。

唐末五代人王定保《唐摭言》卷一《述進士上篇》云：“永徽已前，俊、秀二科猶與進士并列；咸亨之後，凡由文學一舉於有司者，競集於進士矣。繇是趙修等嘗刪去俊、秀，故目之曰‘《進士登科記》’。”^①王定保此處提及的趙修是見於史載的第一位編輯刪定《進士登科記》的人。趙修，南陽人，貞元三年（787）進士及第，當年制策登科^②。

登科記又稱科第錄，唐人姚康《科第錄》叙云：“漢元帝詔云：‘歲以此科第郎從官，’遂題為《科第錄》。”^③

唐人所作的登科記大多不存，宋人王應麟《玉海》卷一一五《選舉》云：“自武德已來，登科名氏編紀凡十餘家，皆不備具。”^④《唐語林》卷四《企羨》載宣宗大中十年（856）鄭顥上登科記表云：“自武德以後，便有進士諸科，所傳前代姓名，皆是私家記錄。”^⑤這就是說，宣宗大中十年官修登科記之前，已經出現十多種私家所錄的登科記文獻。這些文獻大多不存，已經難覓踪影了。現在能够看到的唐人登科記祇有《新唐書》卷五八《藝文誌》記載的三種，均為書目，是為崔氏《唐顯慶登科記》五卷，姚康《科第錄》十六卷，李奕《唐登科記》二卷^⑥。

崔氏《唐顯慶登科記》五卷，作者無考。《文苑英華》卷七三七錄載趙修《李奕登科記序》云：“自武德至乎貞元，閱崔氏本紀，前後嗣續者在我公為多焉。顧惟寡昧，獲與斯文，因濡翰而為之序。（一有十字）七年春三月丁亥序。”^⑦《全唐文》卷五三六錄有同一內容的《登科記序》，作者為李奕^⑧。是云李奕自為序。然《玉海》卷一一五《選舉》引《中興館閣書目》載有《崔氏登科記》，下云：“貞元十七年三月丁亥校書郎趙修序曰：‘武德五年，詔有司特以進士為選士之目，仍

① 五代 王定保：《唐摭言》卷一《述進士上篇》，載《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》下冊，第1577頁。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0年。

② 唐 趙修：《因話錄》卷一《宮部》，載《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》上冊，第837頁。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0年。

③ 宋 王應麟：《玉海》卷一一五，第2128頁。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；上海：上海書店，1987年。

④ 宋 王應麟：《玉海》卷一一五，第2128頁。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；上海：上海書店，1987年。

⑤ 宋 王諱撰，周勣初校證：《唐語林校證》卷四《企羨》，第371頁。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年。

⑥ 宋 歐陽修：《新唐書》卷五八《藝文誌》，第1485頁。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5年。

⑦ 宋 李昉：《文苑英華》第五冊，卷七三七，第3841頁。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6年。

⑧ 清 董誥：《全唐文》卷五三六，第5445頁。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年。

古道也。’”^①南宋洪适在《重編唐登科記序》中說其家有崔氏書，并明言是“貞元中校書郎趙修為之序”^②。是知趙修確為崔氏《唐顯慶登科記》作過序。

如果能夠認定趙修為崔氏《唐顯慶登科記》作者者，則史料中關於趙修刪改或撰寫《登科記》的記載就值得討論。前引《唐摭言》卷一《述進士上篇》中，王定保云“繇是趙修等嘗刪去俊、秀，故目之曰《進士登科記》”。吳曾所著《能改齋漫錄》卷四《林藻歐陽詹相繼登第》條云：“予家有唐趙修撰《唐登科記》。嘗試考之，德宗貞元七年，是歲辛未，刑部杜黃裳知貢舉，所取三十人，尹樞為首，林藻第十一。”^③五代人王定保認為趙修是《進士登科記》的刪改者，南宋人吳曾則徑言趙修為《唐登科記》的編撰者，這兩種說法與趙修為崔氏《唐顯慶登科記》作序的說法比較，哪一種更為合理？首先，趙修自撰《唐登科記》未見其他書目記載，是否真實存在很值得懷疑。其次，趙修有可能在為《唐顯慶登科記》作序的同時，結合新的史料進行了刪改增補。也就是說，趙修有可能將作序的《唐顯慶登科記》一書所載資料中除進士科之外的一概刪除，同時增補資料至貞元時期。第三，南宋洪适在《重編唐登科記序》中說其家有崔氏書，記錄時間已到後周顯德，顯然已非崔氏原書，而該書之序仍書趙修所作。因此王定保、吳曾所云趙修是《唐登科記》的作者，實際上應該理解為趙修是《唐登科記》作序、刪定或補編者。

趙修作序時云崔氏《唐顯慶登科記》錄載了唐高祖武德至德宗貞元時的進士登第者，而書名卻用“顯慶”二字，殊難理解。登科記以年號命名的較為常見，如《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》、《寶祐四年登科錄》等，“顯慶”是唐高宗的年號，起 656 年迄 661 年。如果用“顯慶”年號作書名顯然與《唐顯慶登科記》一書所載內容不符。傅璇琮認為“或顯慶非指年號，泛指為喜慶之意”^④，可成一說，但似乎缺少說服力。筆者認為，“顯慶”應作高宗年號理解，顯慶年間出現專門記載進士登科錄有一定的歷史必然。唐代科舉分常科和制科兩大類，常科定期舉行考試，主要科目有俊士、秀才、進士、明經等。但秀才等科目由於考試難度大，錄取率低等原因在高宗永徽二年（651）廢除，進士科目一枝獨秀。之後

① 宋 王應麟：《玉海》卷一一五，第 2128 頁。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；上海：上海書店，1987 年。

② 宋 洪适：《盤洲文集》卷三四《重編唐登科記序》。《四庫全書》第 1158 冊，第 477 頁。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 年。

③ 宋 吳曾：《能改齋漫錄》卷四《林藻歐陽詹相繼登第》，載《叢書集成初編》第 0289 冊，第 77 頁。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 年。

④ 參見傅璇琮《唐代科舉與文學》第一章《材料敘說：唐登科記考索》，第 6 頁。西安：陝西人民出版社，2003 年第 2 版。

不久，武則天被唐高宗於永徽六年（655）立為皇后，直接執掌朝政。次年正月壬申，改元為顯慶元年。沈既濟曾就此指出：“初，國家自顯慶以來，高宗聖躬多不康，而武太后任事，參決大政，與天子并。太后頗涉文史，好雕蟲之藝，永隆中始以文章選士。及永淳之後，太后君臨天下二十餘年，當時公卿百辟無不以文章達，因循遐久，寢以成風。以至於開元、天寶之中……，五尺童子，恥不言文墨焉。是以進士為士林華選，四方觀聽，希其風采，每歲得第之人，不浹辰而周聞天下。”^①所以，有唐一代，自武后以降，“衆科之目，進士為尤貴，而得人亦最為盛，歲貢常不減八、九百人，縉紳雖位極人臣，而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。”^②在如此社會氛圍之中，出現專門記錄登科及第者的名錄就極為正常。而這種名錄以“顯慶”名之也就很好理解。崔氏作《唐登科記》時極有可能是以社會上流傳的《唐顯慶登科記》為底本，上溯至武德，下延至崔氏生活的年代。崔氏并非德宗貞元時期的人，趙修所作序的《唐顯慶登科記》亦非崔氏原書，而是後人增補的《唐登科記》。一般情況下，如果趙修與崔氏生活時期相同，且為崔氏書作序，沒有必要隱瞞崔氏之名，唯一的解釋是趙修并不知曉崔氏之名。

崔氏《唐顯慶登科記》，《新唐書》卷五八《藝文誌》作五卷，《玉海》引《中興館閣書目》作一卷，說明南宋時已經散佚大半。至於南宋人洪适收藏的崔氏書，已經收錄後周顯德年間的進士及第者，顯然不是崔氏原書，而是後人續編的《唐登科記》。又，唐人登科記原先專載進士登科者，後有續之者，則“自元和方列制科，起武德五年，迄周顯德六年”^③。

姚康《科第錄》十六卷。《新唐書》卷五八《藝文誌》注云：“字汝諧，南仲孫也，兵部郎中、金吾將軍。”姚南仲，華州下邽人。乾元初登制科高等。《全唐文》卷五〇〇權德輿撰《故中散大夫守尚書右僕射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太子太保姚公（南仲）神道碑銘并序》云：“公諱南仲，字某，吳興武康人也。……公抗行厲操，清方謙儉，以規為瑱，以禮為輿，以多文為富，以不貪為寶。潔如大圭，鏗若黃鐘，宏毅以任重，溫良而能斷。自射策筮仕至於綏吉祿、啓手足，繇是道也。其初應制，條對理道，授太子校書內史。”^④姚康元和十五年（820）進士及第，計有功《唐詩紀事》卷五〇錄有《晚夏登張儀樓》、《登武擔寺西臺》等詩^⑤。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卷六云：“康字汝諧，南仲孫。”收有《唐登科記》十五卷。

① 唐 杜佑：《通典》卷一五《選舉三》，第358頁。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8年。

② 元 馬端臨：《文獻通考》卷二九《選舉二》，第275頁。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6年。

③ 宋 王應麟：《玉海》卷一一五，第2128頁。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；上海：上海書店，1987年。

④ 清 董誥：《全唐文》卷五〇〇，第5094頁。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年。

⑤ 王仲鏞：《唐詩紀事校箋》卷五〇，第1359頁。成都：巴蜀書社，1989年。

《玉海》卷一一五《選舉》載其長慶二年(822)五月十二日叙云：“自武德已來，登科名氏編紀凡十餘家，皆不備具。康錄武德至長慶二年，列爲十三卷。”注云：“自三年畢天祐丙寅，續爲五卷，合十六卷。”是知姚康《科第錄》原書十一卷，起武德至長慶二年(822)。自長慶三年(823)至天祐三年(906，丙寅)的五卷爲後人所續。

《崇文總目》是宋代第一部官修目錄，也是現存最早的目錄專書。是書卷四錄有十六卷本《科第錄》，可知北宋時姚康書尚存。《科第錄》書下注云“原釋闕”。清代學者在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卷八五《史部》四一《目錄類》一下《崇文總目》條按語云：“原本於每條之下具有論說，逮南宋時鄭樵作《通志》，始謂其文繁無用，紹興中遂從而去其序釋。”鄭樵“務欲凌跨前人，而藝文一略，非目睹其書則不能詳究原委。自揣海濱寒畯，不能窺中秘之全，無以駕乎其上，遂惡其害己而去之”。從而造成《宋史·藝文誌》編者無據可依，“紕漏顛倒，瑕隙百出，於諸史誌中最为叢脞。”^①

南宋人洪興祖所作《韓子年譜》，方崧卿增補的《年譜增考》均參考了姚康的《科第錄》等書。《韓子年譜》引《科名記》云：“貞元八年陸贄主司，試《明水賦》、《御溝新柳詩》。其人賈棱、陳羽、歐陽詹、李博、李觀、馮宿、王涯、張季友、齊孝若、劉遵古、許季同、侯繼、穆贄、韓愈、李絳、溫商、庾承宣、員結、胡諒、崔群、邢昺、裴光輔、萬瑋，是年一榜多天下孤隼偉傑之士，號龍虎榜。”方崧卿《年譜增考》云：“按姚康《科第錄》，李博實本年末名，《科名記》錄於第四，非也。”^②

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卷七《傳記類》著錄有洪适《唐登科記》十五卷，按語云：“崔氏書有趙彥序，而失崔名。所載至周顯德，固非崔氏本書，而李奕書亦不存。洪忠宣得姚康書五卷於北方，而丞相又得別本起武德，終太和於毗陵錢氏，乃以三本輯爲一書，而用姚氏爲正，三書皆有序。”^③由此可知，南宋時李奕書不存，姚康書殘缺，崔氏書已非原書。

李奕《唐登科記》二卷。《新唐書》卷七二上《宰相世系表》載有兩位李奕，一爲秘書少監李益子，一爲慈州別駕李沆子。傅璇琮認爲，後者時代過晚，作《唐登科記》者恐是李益子李奕。徐松《登科記考·凡例》中說“李奕官兵部郎中、金吾將軍。其書宋已不存”。李奕事蹟未見史載，此云“李奕官兵部郎中、

① 清 永瑤等：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卷八五《史部》四一《目錄類》一下，第 728 頁，第 729 頁。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5 年。

② 參閱北京圖書館編《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》，第 11 冊《韓子年譜》，第 69—70 頁。北京：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，1999 年。

③ 宋 陳振孫：《直齋書錄解題》，第 202 頁。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 年。

金吾將軍”，極有可能是將李奕誤作姚康。

唐代開始出現官修《登科記》。《唐會要》卷七六《緣舉雜錄》云：“大中十年四月，禮部侍郎鄭顥進《諸家科目記》十三卷，敕付翰林，自今放榜後，仰寫及第姓名，及所試詩賦題目進入內，仍付所司，逐年編次。”《冊府元龜》卷六四一《貢舉部·條制三》記載相同。鄭顥所進的登科記，實際作者為趙璘，《唐語林》卷四云：“宣宗尚文學，尤重科名。大中十年，鄭顥知舉，宣宗索登科記，顥表曰：‘自武德以後，便有進士諸科，所傳前代姓名，皆是私家記錄。臣尋委當行祠部員外郎趙璘訪諸科目記，撰成十三卷，自武德元年至於聖朝。’敕翰林，自今放榜後，仰寫及第人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進入。仰所司逐年編次。”^①鄭顥，會昌二年(842)進士科狀元。《舊唐書》卷一五九《鄭綯傳》載鄭顥家世云：鄭綯子祗德，祗德子顥，登進士第。《新唐書》卷七五上《宰相世系表》亦云：鄭綯，字文明，相德宗。祗德，兵部尚書。顥，字養正，駙馬都尉。鄭顥尚宣宗萬壽公主，曾於大中十年(856)、大中十三年(859)兩次知貢舉。趙璘，大和八年(834)進士及第，開成三年(838)博學宏詞登科。曾官衢州、漢州刺史等職^②。傳世著作有《因話錄》等。唐代的官修《登科記》，北宋時已不完備，宋人董道《廣川書跋》卷八《趙璘登科記》云：“自開元二十三年至貞元九年，其間亦又有缺剝，不可倫序，或遺去十年，或少三四年。在姓名中又泯滅過半。此書既久，其存宜若是以趙參所紀姓名則又有異者，此不能盡考也。昔鄭顥當知太中十年舉，宣宗索《登科記》，顥表曰：‘自武德以後，便有進士諸科，所傳姓名，皆是私家記錄。尋委當行祠部外郎趙璘採訪諸家科目記，撰成十三卷。今所存纔六卷，而亡者十七八矣。雖然猶幸以書字著顯，而世存之故今得有傳也。余嘗訪今藏書家并官書所籍，殆無璘所撰登科人目，則此書尤可貴也，因錄而藏之，并以舊記相參成十卷以傳。’”^③

宋人整理的唐代登科記主要有北宋人樂史《登科記》三十卷，南宋人洪适《唐登科記》十五卷。

① 宋 王讓撰，周勛初校正：《唐語林校正》，第371頁。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年。

② 《新唐書·藝文志三》：“趙璘《因話錄》六卷。”注：“字澤章，大中衢州刺史。”《郡齋讀書誌》三下同。《全唐文》卷七九一趙璘《書戒珠寺》：“咸通三年正月二十五日中大夫守衢州刺史趙璘書。”《寶刻叢編》卷一三引《集古錄目》同。咸通三年十月十四日《唐故處州刺史趙府君(璘)墓誌》，具銜為“兄中大夫守衢州刺史璘撰”。又：《新唐書·藝文志三》道家類有《棲賢法僞》一卷，注曰：“僧惠明與西川節度判官鄭愚、漢州刺史趙璘論佛書。”參見郁賢皓《唐刺史考全編》第2087頁，卷一四六衢州(信安郡)趙璘考、第2972頁，卷二二三漢州(德陽郡)趙璘考。

③ 宋 董道：《廣川書跋》卷八《趙璘登科記》，載《叢書集成初編》第1512冊，第102頁。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。

樂史《登科記》三十卷。樂史，由五代入宋人，有多部著作傳世。《宋史》卷三〇六《樂黃目傳》云：“（黃目）父史，字子正。……雍熙三年，獻所著《貢舉事》二十卷，《登科記》三十卷，《題解》二十卷，《唐登科文選》五十卷，《孝弟錄》二十卷，《續卓異記》三卷。”《十國春秋》卷一一五云：“樂史，宜黃人也。母夢異人授五色珠而生史。力學有文，南唐舉進士第一。”^①《郡齋讀書誌後誌》卷一著錄樂史《登科記》三十卷，“記進士及諸科登名者，起唐武德迄天祐末。”《宋史·藝文誌》亦著錄為三十卷。《通誌》著錄有《重修登科記》三十卷，起唐迄五代。又著錄“樂史《復位科第錄》十卷”。《玉海》卷一一五《選舉》則云：“雍熙三年正月，樂史上《登科記》三十二卷，《唐登科文選》五十卷，《貢舉事》、《題解》各二十卷，以為著作郎、直史館。”^②同書卷五四《藝文》亦載：“（雍熙）三年正月，樂史上《登科記》三十二卷，《唐登科文選》五十卷，《唐孝悌錄》十五卷。”^③《崇文總目》著錄“樂史《重修登科記》三卷”，疑將“三十卷”誤抄為“三卷”。此外亦著錄“樂史《復位科第錄》十卷”。

徐松《登科記考·凡例》中云：“至趙宋時，樂史有《修定登科錄》四十卷，作《崇文總目》時已亡。”徐松的這一判斷可能出之王應麟《玉海》中的一段按語。《玉海》卷一一五《選舉》云：《崇文總目》有樂史修定四十卷，今亡。王應麟的意思是說：《崇文總目》有樂史修定的《重修登科記》三十卷和《復位科第錄》十卷，凡四十卷，到他寫作《玉海》時都已經不存。洪适《重編唐登科記序》亦云樂史書不存，可見樂史《登科記》三十卷在宋代存在的可能性很小了。明代陳第《世善堂藏書目錄》卷二著錄有《唐登科記》三十卷，未注作者名。傅璇琮疑此書“即樂史之書”，認為樂史書“當亡於明後期”。此說尚需史料的進一步證實^④。

洪适《唐登科記》十五卷。洪适（1117—1184），字景伯，晚年自號盤洲老人，南宋鄱陽（今江西波陽）人。徽猷閣直學士洪皓長子，以父出使恩補修職郎。紹興十二年（1142），與弟遵同中博學宏詞科，官至尚書右僕射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，卒諡文惠。

紹興三十年（1160）十月，洪适收集前人所著唐登科史料，著成《重編唐登科記》十五卷，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卷七按語云洪适此書來自三本書：其一為《崔氏顯慶登科記》及其續書。其二為《姚康科第錄》一書的前五卷，高祖太

① 按樂史是否為南唐狀元，尚待史料證實。詳見周臘生《關於樂史狀元地位的確認》，載《鹽城師範學院學報》2008年第2期、趙榮蔚《南唐登科記考》，載《鹽城師範學院學報》2003年第2期。

② 宋王應麟：《玉海》卷一一五，第2128頁。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；上海：上海書店，1987年。

③ 宋王應麟：《玉海》卷五四，第1022頁。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；上海：上海書店，1987年。

④ 參見陳詰《唐宋登科記流傳述略》，載《圖書與情報》2003年第2期。

宗兩朝科第錄。其三為毗陵錢氏所藏本，起武德，終太和。乃於三本輯為一本，而用姚氏為正。洪适《盤洲文集》卷三十四《重編唐登科記序》云：進士在唐最重，公卿達官不以是仕者，常怏然不滿。其外有宏辭、明經、諸科，而制舉之名多至八十有六，於是有《登科記》等書。《藝文誌》著錄姚康、崔氏、李奕三家二十三卷，□要載鄭氏上宣宗者十三卷，《崇文總目》有樂史修定者四十卷，今多亡矣。予家藏“崔氏書，正元中校書郎趙彥為之序，大氏顯載進士，續之者，自元和方列制科，迄周顯德乃止。又從毗陵錢紳氏得一編，起武德盡大和，頗兼制科而十遺五六。予嘗考□要、續通典諸書補正之，據唐人集增入□間及校中秘書亦得一編，冠以趙序，殆與舊所載略同而序次又不相類，蓋後人損益，俱非崔氏本書，世所傳雁塔題名進士存者鮮焉，獨長慶年不闕，以證諸本皆異。唐去今不三百年，以最重之事傳數家之書，而矛盾如此，書果可盡信乎？先忠宣公還自朔庭得昭文館姚康書前五卷，最為詳盡，而亡其十有一卷，所載高祖、太宗兩朝進、秀甲乙，總二百六十三人，證此本乃九人而已。故今所輯一以姚氏為正，天寶以後則以三本合為一，至其後先乖次不可悉辨，為十五卷云”。

洪适《重編唐登科記》流傳情況難以詳考。與洪适同時的尤袤《遂初堂書目》收錄《唐登科記》一書，但尤氏著錄之書均未載著者與卷數，後人難以確考是否為洪适之書。鄭樵《通志》一書中亦未載錄。此外，趙希弁補作的《郡齋讀書誌附誌》中著錄了洪适的《盤洲文集》，但卻沒有洪适重編的登科記，故洪适之書極有可能在宋末就已亡佚^①。馬端臨《文獻通考》卷二九《選舉》比較完整地保存了一份《唐登科記總目》，按語中雖然多次提到《登科記》，但亦未載作者姓名。徐松認為馬端臨依據的是樂史所編之《登科記》，其在《登科記考·凡例》中云：“宋人著述，每引登科記，而不言某氏本。其總目載馬端臨《通考》，進士之外，統曰諸科。按《讀書誌》云樂史《登科記》記進士及諸科登名者，是《通考》用樂史本也。”

唐代科舉文獻見於史載的還有：一、《唐摭言》卷二載有《元和元年登科記》，專記京兆等第，謂之《神州等第錄》。二、《郡齋讀書誌》著錄佚名《唐制舉科目圖》一卷。三、《新唐書·藝文誌》、《崇文總目》著錄佚名《文場盛事》一卷。四、《新唐書·藝文誌》、《崇文總目》、《通志》著錄佚名《諱行錄》一卷。《玉海》卷一一五引《中興館閣書目》云：“《諱行錄》一卷，以四聲編進士族系、名字、行第、宦秩及父祖之諱、主司名氏，起興元元年盡大中七年。”^②上述科舉文獻無

① 參見陳詰《唐宋登科記流傳述略》，載《圖書與情報》2003年第2期。

② 宋王應麟：《玉海》卷一一五，第2128頁。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；上海：上海書店，1987年。

一留存至今。

二、《登科記考》

《登科記考》，清人徐松編撰，徐松（1781—1848），字星伯，直隸大興（今屬北京）人。嘉慶十年（1805）進士，嘉慶十四年（1809）任《全唐文》館提調兼總纂，授翰林院編修，後任湖南學政。因事獲罪戍邊，歸授禮部主事。精於歷史、地理之學，道光十八年（1838）完成《登科記考》的編撰。現存清光緒十四年（1888）《南菁書院叢書》刻本，1984年中華書局出版了趙守儼的點校本^①。

徐松在《登科記考叙》中云：唐代科舉“無流品之別，無華夷之限，衡校古今，得士之盛，於斯為最。‘英雄入彀’，殆非虛語”。但因“年紀邈遠，舊錄散亡，史誌、《會要》，文或踳駁”。故其“不揣樛昧，綴而緝之”。

《登科記考》共分三十卷，第一卷至第二十四卷記載唐代科舉史料，起唐高祖武德元年（618），終唐哀帝天祐四年（907）。第二十五卷至第二十六卷記載五代科舉史料，起梁太祖開平元年（907），終周世宗顯德六年（959）。第二十七卷為附考，記載及第時間無考之進士、明經等科舉出身者事蹟。第二十八卷至第三十卷為別錄，凡前文未載之正史、稗官及唐人藝文中的科舉史料。

《登科記考》的學術價值，趙守儼在《登科記考》一書的《點校說明》中寫道：

一、取材宏富，而不傷於濫。其取材包括史籍、方誌、類書、總集、別集、筆記小說、碑誌石刻，範圍甚廣。資料的搜集雖不能說已做到纖細不遺，但確已將唐代科舉的重要資料條分縷析，粹為一編。編者對待資料的態度并非以多為勝，而是作了較為認真的選擇。如凡例談到：

圖經、家乘，例載科目，而近世府廳州縣誌襲謬承訛，動遭指摘。……顏師古《漢書注》云：“私譜之文，出於閭巷，家自為說，事非經典，苟引先賢，妄相假託。”今同斯例，概就刊落。惟見於《永樂大典》所引者，皆宋元舊笈，事有可徵，

① 《南菁書院叢書》刻本《登科記考》，國家圖書館、南京圖書館、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等均有藏書。影印本較為常見，有臺北：驚聲文物供應公司民國61年3月版《登科記考》，該書收錄清·徐松《登科記考》、民國·羅繼祖《登科記考補》和日本·那須和子《登科記考索引》。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初版、王德毅等編《叢書集成續編》（56·社會科學類）本《登科記考》。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《叢書集成續編》（第41冊·史部）本《登科記考》。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（第829冊·史部·政書類）本《登科記考》。此外，日本·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索引編纂班編寫了包括《登科記考》、《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》、《唐御史台精舍題名考》三本書的索引，1949年騰寫版印刷。又：《登科記考》趙守儼點校本，中華書局1984年出版，1993年第二次印刷時有部分修改。

盡行採錄。

這就是說，編者所用方誌，限於去唐未遠之宋元舊著，明清所修，由於以訛傳訛之處太多，故摒棄不取。本書由《大典》中徵引的舊誌，不但原書久佚，甚至徐松所看到的《大典》在今天也不可全見，因而這些遺文更為可貴。至於人物生平的資料，編者雖沒有明確提出選擇標準，但我們稍加留意就可以發現，他絕不是信手抄錄，而是僅僅摭取其與科舉有關和能够說明登第者身世部分。編者的這種嚴謹的態度和做法，對於我們今天編選資料，也是值得借鑒的。

二、注意反映有關科舉取士各個方面的問題。例如科舉取士在有唐一代雖然不斷在發展和制度化，卻始終遭到一些人的反對。在考試內容方面，重文藝還是重經術，錄取對象，以“子弟”為主，還是以寒門為先，都存在着不同意見。凡能够反映上述問題的材料，編者都沒有忽略，這也說明徐松的史識。又如，本書附載了大量的策賦詩文，初讀此書，可能會感到這些資料似乎徒占篇幅，意義不大，但如果要進一步探索唐代取士的標準和傾向，以至不同時期的文風，我們就會發現它是大有作用的，所謂“一篇一韻，初若虛文，而治亂之萌係焉”（《唐詩紀事》卷五八）。

三、考證和按語精闢，可取的不在少數。編者對一項制度的原始，多附加按語，以引起讀者的注意，如卷五開元五年（717）博學宏辭科下按語說：“按博學宏辭置於開元十九年，則此猶制科也。”同上卷開元二年（714）進士科下引《永樂大典》“賦”字韻注稱：“開元二年，王邱員外知貢舉，始有八字韻腳。”又指出：“按雜文之用賦，初無定韻，用八韻自此年始。”卷九天寶十三載（754）詞藻宏麗科，引《冊府元龜》之文，以說明此年為制舉試詩賦之始。同上卷天寶七載（748）李栖筠下，據《黃石公祠碑》碑陰齊嵩題記，指出碑文作者李卓即栖筠，可補史闕。此外，訂正兩《唐書》及其他史籍、筆記的地方更是不勝枚舉。這些都是我們校理有關史料應當取資的重要研究成果。

從以上所述可以看出，本書的作用已遠遠超出登科記的範圍，實際上是一部相當詳備的、經過考訂的唐五代科舉史料編年，對於研究唐代的歷史、文學都是很重要的參考書。

對於《登科記考》一書的存在問題與使用意見，趙守儼指出：然而古今的任何著作都不會是完美無疵的，本書有許多長處，但也有它的缺點，疏漏錯誤亦復不少。因此在使用這部書的時候，還需要進行覆核。岑仲勉先生於1941年曾寫過《登科記考訂補》一文（《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第十一本），指出本書的重複、錯誤、缺漏多條，現附印書末，以便參考。近幾十年來唐代墓誌大量出土，這些都是徐松所不及見的，如果能利用這些資料對本書加以補充、訂正，成



績必大有可觀。

在趙守儼點校之前,《登科記考》祇有清末王先謙《南菁書院叢書》一種刻本,趙守儼出身輔仁大學,後來大多數時間任職中華書局,曾任中華書局副總編輯,是中華版《二十四史》點校本的實際負責人,精通文獻目錄之學,在古籍整理方面不僅有很深的造詣而且有豐富的實踐經驗,除《登科記考》外,還校點《朝野僉載》等專書。1994年4月13日去世後,趙珩、吳麗娛將其論著編輯結集,題名為《趙守儼文存》(北京:中華書局,1998年)出版。

從學術史的角度看,趙守儼點校的中華書局本《登科記考》主要貢獻為:一是全書作了許多便於讀者使用和閱讀的加工工作,除了進行細緻的標點、分段以外,對於書中所引資料有疑問的地方,都查對原書作了校正,校語附在有關文句之下,首尾加上方括號。二是附列了許多研究該書的有價值的資料,從而訂補修正了書中存在的不少問題,給讀書提供了方便。例如岑仲勉1941年發表於《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第十一本上的《登科記考訂補》一文,很有價值,但難於查找,即被附列於點校本之後^①。點校本存在的問題也可以歸納為兩點:一是點校本斷語過於鄭重,不大肯表明點校者個人意見,使初學之人難於適從。二是標點校勘過程中存在一些失誤,有些屬於技術層面的,也有些屬於知識層面的。洛陽師範學院郭紹林教授曾撰有《兩種版本〈登科記考〉的標點校勘錯誤》^②。

三、《登科記考》補正

《登科記考》的問世為研究唐代的歷史、文學提供一本很重要的參考書,但亦存在一些比較明顯的問題,自岑仲勉於1941年發表《登科記考訂補》以來,《登科記考》的補正文章迄今已有數十篇,現將筆者收集的部分文章略按發表時間先後做一簡介。

1. 《登科記考訂補》,岑仲勉,《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第十一本,民國三十年(1941年)。

岑仲勉《登科記考訂補》定稿於中華民國三十年(1941年)三月中旬,四川南溪,發表在《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第十一本。1981年3月,受業弟子陳達

① 參見王義耀《讀點校本〈登科記考〉》,載《讀書》1996年第2期。

② 參見《洛陽師範學院學報》,2004年第3期。

超整理岑仲勉《郎官石柱題名新考訂》^①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 5 月正式出版，其中第四篇收錄了《登科記考訂補》。中華書局 1984 年 8 月出版的趙守儼點校本《登科記考》亦列岑文於附錄。岑仲勉認為，徐松氏著《登科記考》三十卷，起武德，迄天祐，搜採極勤，與勞格、趙鉞合著之《郎官柱考》同為研唐史者所必備之書，惜尚無人為作檢索，以便參稽。然其中有複者，有誤者，有闕而未考者凡五十餘事。故“偶隨所見，拾出數條”，撰成《登科記考訂補》一文，其考證結果如下：

(1) 新補有年分可知之進士：王景之，于季子，鄧森，寇堯，韓液，鄒象先，張士陵，張公儒，李蟾，楊茂卿，鄭當，盧就，楊宇，謝觀，崔隋，胡錡，崔麟。

(2) 新補年分可約知之進士：李霞，崔廷。

(3) 原年分附見，今已確知之進士：張階，盧璠。

(4) 原不知年分，今已確知之進士：王公亮，薛廷老，李晝。

(5) 年分移正或可疑之進士：楊知溫，苗臺符，劉鄴，鄭谷。

(6) 應入存疑之進士：張昌齡，戴叔倫，崔樞。

(7) 複出之進士：柳芳，馮審，杜元穎，孫龍光即孫偓，沈仁衛即沈文偉（似應是仁偉），孟簡。

(8) 正名或補名之進士：邵景即邵炅，周□即周墀，李□即李仁穎。

(9) 應刪之非進士：楊仁贍，薛邁^②。

(10) 新補年分確知或約知之制科：寇洋（再見），李晝，孫造，張昌宗（此名應待考實）。

(11) 原年分未知，今已約知之制科：盧藏用。

(12) 原年分有訛之制科：崔元翰。存疑之制科：邵昇。

(13) 補名之明經：竇□即竇賓。

(14) 知貢舉：中和五年原疑薛舍人，非是。天祐四年補于兢。

2. 《〈登科記考〉補正》，施子愉，《文獻》15 輯，1982 年。

施子愉《〈登科記考〉補正》一文寫於 1946 年初，1982 年《文獻》15 輯公開發表。施子愉指出徐松輯錄唐及五代明經、進士及諸科、制科登第之人，按年編次，并附載有關科舉之典制掌故，考試詩文。取材自諸家文集、新舊史傳，旁及筆記稗書，搜採至為繁富。但以一人之力，而網羅三百餘年有關科舉之史事，疏漏亦所難免。存在問題主要有一人之名，而先後互見；科目年分，互有舛

① 2004 年中華書局出版岑仲勉著作集，收錄了《郎官石柱題名新考訂》一書。

② 薛邁刪除不當。參見施子愉《〈登科記考〉補正》“薛邁”條考證。

誤；文獻足徵，亦闕遺失載。作者在寫作《唐代之科舉制度及其對於文學之影響》時，就檢索所及，取以與徐氏之書相校，其進士科之可以補正者，亦得五十餘事。而以明經科附載其後。其考證結果如下：

(1) 先後兩見之進士：魏知古，席豫，鮮于向，張暉，周徹，趙博宣，張肅遠，李讓夷，李余，林簡言，于璵，李郢，薛邁，盧嗣業，王翊。

(2) 失載之進士：孟景休，薛彥輔，薛彥國，薛彥雲，姚子彥，姚發^①，鄭愕，崔倚，劉灣，張彖，郭昭述，于尹躬，裴達，王翁信，陸子容，蕭建，豆盧策，獨孤鉉，崔搏，莊充，王展，李景章，楊之梁，王凝，宋壽，李垣，謝石，朱可名，胡曾，胡珪，李興，薛推，林用謙，吳守明，王彝訓。

(3) 年分可移正或應移正之進士：梁知微，李質。

(4) 先後兩見之明經：陳元敬，尹思貞，白錚，賈耽，殷侑。

(5) 失載之明經：蔡沼。

(6) 年分可移正之明經：王凝。

3. 《〈登科記考〉糾謬》，卞孝萱，《學林漫錄》第6集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2年。

卞孝萱《〈登科記考〉糾謬》，發表於中華書局1982年6月出版的《學林漫錄》第6集，1997年12月中華書局第2次印刷《學林漫錄》。卞孝萱認為《登科記考》除了岑氏所“訂補”者外，還有不少可議之處。是書卷十三貞元九年進士科列有杜行方、穆員、盧景亮，實際上三人均非貞元九年進士。杜行方為貞元九年明經，穆員進士及第時間無考，盧景亮已經記載為大曆六年進士，又說是貞元九年進士，徐松將一個盧景亮說成兩次考中進士，是不符合唐代制度的。

4. 《登科記考》點校，趙守儼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4年。

趙守儼點校本《登科記考》，1983年4月定稿，1984年8月中華書局第1次印刷發行，1993年9月第2次印刷時，個別地方有文字更改。點校本以《南菁書院叢書》刻本為底本，加以標點、分段，對於所引資料有疑問的地方，查對原書作了校正，校語附在有關文字之下，首尾加方括號。避清諱的字，均予回改。為了便於檢查，中縫還補加了年代，在目錄中補注了該書所標出的年號的元年。

5. 《徐松〈登科記考〉續補》(上)、(下)，張忱石，《文獻》1987年第1期、第2期。

張忱石《徐松〈登科記考〉續補》以唐人墓誌為主要史料來源，輯得唐人科第者一百七十餘人，1986年7月26日定稿，先後發表於《文獻》雜誌1987年

① 《登科記考補正》卷九天寶十二載(753)未增補姚發。